

西陵文艺丛书

琵琶弦上说

杜 鸿 著



Pi Pa Xian Shang Shuo
Xi Ling Wen Yi
Cong Shu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陵文艺丛书

琵琶弦上说

杜鸿 著



Pi Pa Xian Shang Shuo
Xi Ling Wen Yi
Cong Shu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琵琶弦上说/杜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12

(西陵文艺丛书)

ISBN 978—7—5354—6207—7

I. 琵…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667号

责任编辑:孙晓雪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雅 江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宜昌雅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7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20.75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0千字

总定价:38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这是一段旷世绝伦的革命者“人性之暖”；她们永远如火熄而炭犹暖，如花谢而风仍香。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粉嘟嘟的肉·····	1
第二章	神灯神灯·····	5
第三章	粉落下了死牢·····	9
第四章	那朵鲜艳的桃花·····	11
第五章	她的腰·····	14
第六章	柔嫩的手·····	20
第七章	一根绸纱·····	35
第八章	花枝乱颤·····	36
第九章	看黄叶肉丝毕现·····	41
第十章	青梅竹马·····	46
第十一章	雀尢儿雀尢儿飞·····	54
第十二章	天地辰,日月星·····	58
第十三章	一颗头颅滚下山·····	63
第十四章	血像流动的痒·····	69
第十五章	丁营·····	82
第十六章	粉落出嫁·····	90
第十七章	裕民杂货铺·····	102
第十八章	醒豆儿·····	111
第十九章	铜匠英铎·····	120
第二十章	鲁少达·····	128

第二十一章	粉落想丢人了·····	141
第二十二章	金羊在东南·····	163
第二十三章	幻墟·····	176
第二十四章	眼镜蛇·····	183
第二十五章	革命前夜·····	186
第二十六章	马小树的爱情·····	194
第二十七章	白日 is 黑的·····	198
第二十八章	此恨绵绵·····	201
第二十九章	周大善人的善举·····	203
第三十章	鲁家大院·····	207
第三十一章	失手·····	215
第三十二章	马小树之死·····	219
第三十三章	杀场轶事·····	225
第三十四章	洞房花烛·····	234
第三十五章	粉命·····	239
第三十六章	草灰蛇现三脚猫·····	249
第三十七章	风声·····	253
第三十八章	动静·····	264
第三十九章	决战琵琶镇·····	269
第四十章	空城计·····	278
第四十一章	夜墙·····	284
第四十二章	深寒·····	287
第四十三章	诀别·····	293
第四十四章	诡丝·····	299
第四十五章	粉落的肚子疼了·····	305
第四十六章	彩旗飘飘·····	308
第四十七章	桃花劫·····	311
第四十八章	尾声·····	315
代跋	那些紫色的芭芒花·····	317

第一章 粉嘟嘟的肉

粉落突然从午后的梦里醒来,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捂着下身,像似有什么东西要从那个地方窜出来一般。她松开双手,解除了梦中的紧张,这才猛然想起,那个像小白兔一样的男人,刚才在梦里浑身是血,而且再次回到了她的房间。

粉落清醒之后,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上面没有一丝血迹。粉落想,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原来只是一个梦。她翻了一个身,想再睡一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了,便将那身粉嘟嘟的肉立起来,下了床,坐到梳妆台上,拿起那个小本子,在上面记下了第50个男人的样子:像小白兔。写完这几个字,粉落还在小白兔后面画上了20个铜板,然后走到阳台上,她想吹一下风,她相信,阳光把风晒暖了,吹在身上一定相当舒服。其实,阳光到了秋天,就会像落叶一样,落到院落的栅栏上,一丁点儿的声息也没有。园中的桂花树将阳光遮住了一部分,顺着它们的阴影,粉落一直可以看清怡心园通向鸡山巷的小径。小径之上,竟然绽开了一朵朵黄菊花,正星星点点铺在甬道两旁。花香像蜻蜓一样轻,被风带到了粉落的鼻子跟前,还透过窗子,落到了粉落房间里那束桃花身上。那束桃花是粉落专门让一个熟客从工艺铺里带过来的,桃花是用布和塑料做成的,样子非常逼真,一年四季像春天一样怒放着。它们虽然是假的,可是粉落只要看着它们就会高兴,她要是有一会儿不看到它们,就会心烦意乱,就连园子里的老鸽子凤凰

妈妈都说，粉落这孩子是桃树生的，桃花泥做的，要不，哪会只要这孩子一现身，就会飘来一阵桃花香。更让人奇怪的是，抓了粉落身上任何一处细看，那毛孔肌肤和捣烂了衍在骨头上的桃花泥简直没有什么两样儿。因此，只要得了闲，怡心园的姑娘们都爱往粉落身上凑，目的就是想嗅嗅她身上那股桃花香，尤其是在百花凋零的寒冬腊月，粉落的身子就变成了她们的香窝。久而久之，大家也都深信粉落真的就是桃花转世。话虽这么说，若真要细究起粉落与桃花有什么瓜葛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来，就连粉落本人也不能说出个零星半点儿来。她只记得，粉落这个名字是她的妈妈粉壁给取的。她不明白那个老掉牙的女人为什么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她离开那个老女人之前，老女人拿出了一大沓钞票，原本打算全部给粉落的，可是粉落无意间看了那个老女人一眼，就把她给激怒了，她只抽出一小部分攒到粉落脸上，然后大骂了她一阵“小婊子”，让人把粉落带出了那间暗洞一样的屋子。

粉落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时，眼睛也没闲着，她看见刚刚离去的那个男人，竟然从街头飘飘荡荡，一步一步向园子里走来。

“为了那十个可恶的铜板，他竟然又回来了。”粉落心想。

她看着他那种样子简直令人生厌。粉落心里生了厌气，便埋下了头。她想这个长得像兔子一样的男人，竟然会为他多付了10个铜板又跑一趟，他可真是小气呵。粉落见惯了这样的男人，为几个油渍渍的铜板与她耍尽了各种各样的小气手段，而他们做起来又多么像在与自己调情。就是那么几个小小的铜板，让粉落看透了他们心眼里那往外流溢的自私。

粉落看见那男人越走越近，她就越发低了眉，决心不理他的茬儿。然而她一不看二不看三也不看，最终还是在第四上，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就是这一眼，她看到这个刚刚在自己身上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男人离自己越来越近了，而且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自己。明确了这一点，她当即扭过头，重新回到屋子后面，把头

上的粉头也取了下来,放在梳妆的案桌上。她想,如果他硬要收回那10个铜板,她就钻进宁波床里去,让这个像兔子一样的男人再来一回“我要死了”,从而抵掉这10个铜板。

在粉落认为,这10个铜板就是进了洞的蛇。凤凰妈妈在她进怡心园的第一天,就教会了她这一点,到了手的钱,怎么也要攥紧,千万不要退回去。那天,凤凰妈妈一把将粉落抱在怀里,捏着她还是硬生生的奶子说:“我的宝贝,钱进了你的身,再回去了,不仅丢了这张粉嫩嫩的脸,更会羞死掉你这一身粉嘟嘟的肉。”

凤凰妈妈嘴里边说,手里边做,把粉落的身子给摸了个遍,有几次她的手走到了粉落的小蛮腰下面,摸得粉落“妈妈妈妈”地直叫,她才抽回了手,手抽回来了,可凤凰妈妈脸上生却了霜,她嘟哝着说:“对妈妈一点孝心都没有,赶明儿妈妈让你这小蹄子歇了家,专门在后院侍候老娘。”

粉落懂得凤凰妈妈的心性,知道这些话全是她嘴里说着玩儿的,便伸出一只嫩手,嘻皮笑脸地说:“行呀,妈妈,只要您往我手心里进项,我天天陪您都行。”

凤凰妈妈见这小女子越来越厉害,正要发作,只见那个长得像兔子一样的男人又走进了院落,凤凰妈妈见他径直向粉落的阁楼走来,一不做声,二不出气,只是铁着脸。凤凰妈妈一眼就看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起身对粉落说:“你的腥罕(鸡山土语,相当于欠账的意思)又来了,留着这身肉,先把楼下那位爷侍候好了再说。”说罢便“噤噤噤”地下楼去了。接着,粉落就听到了那个像兔子一样的男人上楼的脚步声。男人上楼的脚步声非常轻,与他的身形极不相称。紧接着,粉落就听到了一股风声,还有男人因为运动发出的喘息声。她虽然没有转过脸来,可是,她像看见了这个男人一样,只见他走到了自己身后,然后站住了,然后他把一只手搭在了粉落的肩上。

粉落也用手搭住了她左肩上的手。她很快就感觉到了一种暖湿。她想,这男人一定走了很远的路,不然他的手上不可能出

这么多的汗。可是，这个男人为了10个铜板，竟然还赶回来，而且连手都走出了汗，可见，这个男人是个可憎的男人。她这样想这个男人，便侧过脸去看这个令人讨厌的男人，她一转过眼睛，就看到了这个男人脸上的血，再一细看，这个男人身上也是血，手臂上的血水竟然在汨汨地往下流，她的手也被弄了一满手。粉落见了，竟然“咯咯”地笑起来，她以为这个恶心的男人想用血来吓唬她，好让她将腰眼里多收的10个铜板退给他，她一边笑一边收回手，将手在男人的手上揩了一下，然后将男人的胳膊往外轻轻一推，“轰！”男人仰儿八叉地倒在地上。

粉落这才吓慌了手脚，将手探到男人鼻子下面，男人已经气息全无，她再一顺手摸他的脸，冰凉彻骨！粉落这才大骇，双手捂着小腹大叫起来：“来人啦，死人啦——”

第二章 神灯神灯

“官兵杀来啦——”

一声叫喊把杨端正从迷糊中惊醒时，朱凤凰正在擦着杨端正的盒子炮，她看见杨端正半梦半醒，撩起一杆长枪，就往落步塘的后山头上跑。

落步塘位于鸡山县西南白银山下。白银山终年积雪，云遮雾绕。到白银山，从鸡山县城出发，由一条官道，必经巴王店、黄家棚、响铃口，过朱大麻子的弟弟朱小麻子的骑路楼，然后从土城联保的金家坝，过雷劈口，上落步塘，走十二花，过凤凰岭，由红岩口到碑坪，才能到白银山。俗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白银山不仅高，而且有仙，山上有一座道观叫白云观，观内有三重天井，九重厢房，香客旺季，供三四百人食宿不在话下。

无独有偶，在鸡山县西北也有一座大山，叫云雾山。云雾山比不过白银山，无仙无观，云雾山的奇，不是奇在山上，而是奇在山下，山下的马橡树坪有一棵数千年的马橡树，这云雾山也就因这棵马橡树而闻名鸡山县内外。到云雾山，从鸡山县城出发，取道仙人溪、天柱山、赵吉坪，过琵琶镇，然后穿大户周大山的骑路大楼，过紫草坪，上马橡树坪，然后直达云雾山。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真正把白银山和云雾山联系起来的人就是这位杨端正，地道的云雾山下紫草坪人氏。正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把鸡山县的两座名山紧紧连在了一起，演绎出了

一个令鸡山县人亘古不忘的故事。

杨端正爬到落步塘的山脉上，看见朱大麻子带着官兵在盘山驿道骑马狂奔，马蹄激起的烟尘足足有冬天凌晨的雾那么厚。杨端正一边看一边考虑着要不要神兵抄枪。眼看官兵们越来越近，他一撩身回到钱牌九的吊脚楼里，用两扇蒲扇一样的手拍着自己的大腿，借助“啪啪”的拍打声，他大声叫道：“伙计们啦，快快抄家伙，快快抄家伙，官兵杀来了。”

百十来个神兵像落步塘的柴垛子，东倒西歪地横在吊脚子屋里。朱凤凰擦盒子炮的手开始发抖。听到杨端正的喊叫，有的神兵身子一趔爬了起来，有的仍然按兵不动。动了的抄枪，抄神灯。没有动的疑心这回是不是杨端正搞的又一次操练，如果杨端正又在搞操练，自己按兵不动，又可以节约一回力气。倒是钱牌九机敏，他从杨端正的神态里嗅出了事态的严重性，明白自己的时机真的来了，便几大步撩到屋子外面的山脉上。风尘中官兵的马在他的眼睛里面跑得更带劲了。钱牌九见状，脑子一急，眼前出现了一片空白，他用手打了一下头，然后像狼嚎一般喊起来：“伙计们哪，官兵真的杀来了，快快列队，操神灯——”

神兵们这才意识到，杨端正没撒谎，官兵真的杀上来了，杀到荒草不生的落步塘来了。他们中一股人开始抓杨端正装备给他们的土枪土铳，另一股人去抓钱牌九发给他们的神灯桃符。杨端正接过女人递给他的盒子炮，朱凤凰顺势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说：“端正，这回一定要带上我。”

杨端正看了一眼朱凤凰，狠狠地点了点头，然后跳到高处，对神兵们大声说：“伙计们，土枪土铳才是我们的矛，才是我们真正的盾，借助它们，官兵就是来个百八十人，也只会有来无回。”

杨端正正说着，钱牌九也跳到一个制高点上，一副想说话的样子。杨端正极不情愿地让给了钱牌九，钱牌九挺直了腰说：“神灯就是我们的盾，官兵再厉害的枪炮，只要我们一手托神灯，一边化符念咒语，保管我们会刀枪不入，官兵的进攻就会‘瞎子点灯’

——白费蜡’。”

说是这样说，杨端正的土枪土铳一响，就能打死一些活物，可是钱牌九的神灯当盾用，还只是传说中的事情，落步塘的神兵没有一个人眼见为实过。但是，钱牌九现在是神兵的教师，他的话杨端正不得不听，扯起神兵打官兵，对杨端正和钱牌九的一百名神兵而言，完全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所以，他们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对钱牌九的神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钱牌九为了验证自己的神灯是百般灵验，他站到山脉上，一手提枪，一手托神灯，让杨端正手下的神兵朝他开铳。杨端正手下的神兵怕伤了钱牌九，伤了和钱牌九及其属下的和气，便推让了，钱牌九只好让自己带出来的神兵试验，另外99名神兵就站在坎下看。试验开始，一半人的心悬得老高，这一半人是杨端正手下的神兵。另一半人脸带微笑，十分自信，这些神兵是钱牌九的旧部。那个体壮如牛的神兵队员向钱牌九连放了三铳，每一铳都形成筛子一样大的火舌，扑向钱牌九，可是钱牌九的神灯闪都不闪一下，钱牌九的身上，除了扑了一层火药梢子，没有一丝皮肉受伤。完事了，钱牌九拍拍胸，气定神闲。杨端正手下的一部分队员也开始暗自信起了神灯。

“神灯神灯，刀枪不侵！”

“神灯神灯，刀枪不侵！”

一百多个神兵队员在钱牌九面前，左手持神灯，右手持土枪土铳，排列成纵队，紧急复习快要忘记了的咒语口诀，喊声惊飞了树上的乌鸦。杨端正实在等不住了，跑下山脉，催促神兵队员快点上山占领有利地形。钱牌九这才带着一百多号人爬上山脉，呈“一”字排开，然后在“区区”的洋火声中，点亮了一百盏神灯。

官兵的马蹄激起的灰尘遮天蔽日，神灯的光线在尘土里面，像星星点点的鬼火在闪动……

落步塘人从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埋葬神兵的尸体，他们整整

埋了半个月。一开始有几户人家还有些耐性,挖一些浅坑,把一具具神兵的尸体放进去,然后掩上落步塘的黄土。可是没几天,神兵的尸体开始有异味,有人就建议将它们拖到山脉下面的一条山沟里,把尸体丢进去,再将那条山沟填平,只当从来就没有过这条山沟。这个主意很快得到了落步塘人的赞同。除了在混乱中跑掉了三五个神兵,余下的尸体很快都有了着落。

秋天的山脉很快恢复了平静,风吹过山沟上的新土,吹干山脉上神兵留下的血迹,过个十天半月再来一次雨水,落步塘就彻底没有了杀过人的痕迹。可是人们万万没想到,在落步塘冬至那天,天空突然雷声大作,倾盆大雨劈头而来,把那个山沟里的土全冲走了,让那些尸体露出了一多半,落步塘人不得不再次去掩埋他们。人们一边埋人一边骂着那条山沟。从此,那条沟也就落下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杀人沟。

神兵队全部被灭,官府并没放杨端正和钱牌九的过手。他们在落步塘和鸡山县城里里外外贴满了捉拿杨端正和钱牌九以及另外五名神兵的告示。在告示的旁边,他们还割了十颗人头悬挂在那儿。杨端正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去看望了那些人头。他发现,有九颗人头是他带出来的人头,惟有一颗是钱牌九的老部下。杨端正飞檐走壁,飞身上到城墙头上将九颗人头取了下来,找来一个背篓,一背背上肩,消失在黑暗之中。惟独留下钱牌九部下那颗人头,孤零零地随风摇摆。

第三章 粉落下了死牢

粉落下了死牢。她那个记了50个男人的小本本，此时正搁在鸡山县警察局长雷传志的案桌上。雷传志一边翻粉落的小本本，一边在心里猜测这个风尘女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似乎与神兵队长杨端正有着某种联系，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在粉落的小本本上，她在每个男人的后面都和动物对应着写了一句话。从昨天死掉的那个男人后面“像只兔子”开始，往回排依次是像狼，像蛇，像狗，像猫，像牛，像羊，像狐狸，像鸡，像鼠，像梅花鹿，像虎，像大象，像猪，像獐，像鹤，像蜈蚣，像马，像……有时，她来了兴致，还在这些话后面画上一个相应的动物，再在动物后面，标明一些数字，三、五、十、二十不等，不同的是，在这些数字前面，有的画上了小圆圈，有打着小叉叉。这些东西都让警察局长雷传志迷惑不解。

粉落躺在稻草上面，身体一直在发抖。她到现在还没弄清自己这是怎么了，身在何处，她的脑子里一片混沌。等她清醒了些，眼前的东西变分明了，她才看清自己已经置身牢笼，接着她看到稻草下面有几只地脚母在爬动，她顺着它们爬动的方向，翻动了一下稻草，她看到了一大片地脚母在潮湿的地上爬动，吓得她闭上眼睛大叫起来，叫了一会儿，没人理会，她睁开眼睛时，突然看到牢窗上扒着一只巨大的蜘蛛，她不相信有这么大的蜘蛛，定了眼睛再看了看，原来是一个夜行人，只见那人一只手扒着铁窗栅

子,另一只手放在嘴前示意她不要出声,然后,他指指窗口,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子”字,倏地就不见了。

粉落张着一双大眼睛,瞪着窗口发呆。牢卒听到了她的尖叫,好半天后才晃荡过来,脸上阴笑着,朝她看了几眼,又晃荡开了。粉落扑到牢门口,隔着铁栅栏,看着那牢卒走远了,她才压低声音喊道:“嘿,这位大哥,嘿,这位大哥。”

牢卒转过身来,又朝她阴笑了一下,问:“你在叫我?”

粉落说:“不叫你叫谁嘛,能不能麻烦这位大哥,我这儿有好多地脚母。”

牢卒走了过来,盯着粉落看,看了好一阵子才阴声阴气地说:“这些地脚母都是我们养的。”

粉落勉强笑了一下,媚着眼说:“能不能麻烦这位大哥,弄一点儿地灰,杀杀?”

牢卒抬眼又看了粉落一会儿,说:“没想到,你刚杀了一个人血还没干,又要杀这些生灵?看来你真是不可救药的女人。”

粉落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那个人怎么会是我杀的?”

牢卒又阴笑了一下,说:“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说不是你杀的。好好,你等着吧,等着明天局长亲自审讯你吧。”

粉落问道:“那,审完了会不会把我放了?”

牢卒说:“哼,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说会不会把你放了?你可想得真美呀,等着挨枪子吧,你呀。”

粉落的脸一下子全白了,浑身一软,瘫倒在地。

第四章 那朵鲜艳的桃花

粉落走进审讯室时，从门口刮来一阵风，把案桌上的灯烛吹得摇晃起来，让审讯室里昏暗了许多。雷传志不想让一个将要死掉的风尘女子看到自己，他让手下在他和粉落之间挂了一层帘子。待灯烛重新镇定之后，粉落已经被带到屋子中央，她身后是一套从头到脚都可以派得上用场的刑具。粉落从没见过这样的物件，她一眼看上去，最初以为它是弃之不用的神龛，细看之后她才发现，那是一副刑具。粉落坐定之后，带她进来的人为她去掉了脖子上的枷。

雷传志坐在帘子后面发脾气：“我早就说过，这套旧枷不要用了，不要用了，你们就是不听，对这样一个小女子，有了铁链还不够，还要加上这枷，多不人道。”

顺着声音，粉落才发现帘子后面坐着一位穿白西服的人。她想，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牢头大哥所说的局长了。雷传志一看见粉落，就在心里想，这位看上去如此软弱如此清丽的女子，没想竟然有着如此恶毒的心肠，学会了一套干净利落的杀人手法。他听了现场的副官杜纸说，那把汉阳刀贴着钱牌九的心脏，不偏不倚，一刀中的，要不是人死了血涌出来，谁也不会发觉钱牌九被刺杀了，而且，那把刀仅仅只是怡心园里一把非常普通的水果刀。试想，如果没有超人的杀人胆识和杀人技术，如此一位弱女子，怎么也杀不了身强体壮的钱牌九。